

別讓年少 成為虛空

文／南區宗教小組策劃 May 撰稿

圖／ME-me



網路時代，若能建立與他人的真實情感連結，愛人的心會使我們更審慎地善用科技。

教育
專欄

少年十五二十時



在家不亂跑，就不會變壞？

讓子女擁有豐富的生活經驗、多元的休閒生活，對許多現代家庭而言，是有心而無力的事。畢竟要同時負擔足夠家中開銷的工作，又要能帶孩子頻繁地接觸人群、擁抱大自然、增加生活經驗，是只有少數父母才能做到的事。

大多數的家庭，父母忙於工作，平時孩子放學之後，經濟條件好些的，可以將他們送往安親班、補習班；否則大部分的時間，就是讓孩子留在家裡。因為待在家裡，人際關係較單純，不會和同學在外閒晃，安全也讓人放心。

然而，在教育現場與社會新聞裡，看到越來越多「不亂跑」的孩子，只拿著手機，就足以頻頻出問題了。情節輕者，為了使用手機、電腦或網路，動輒與父母翻臉冷戰，或是將網路遊戲視為真實世界，只要離開電腦，生活就如行屍走肉。情節嚴重的，便如進入色情聊天室者，結交了一堆以淫言穢語交談的朋友，以為網友對自己噓寒問暖的體貼、對肉體的好奇與情慾，便是電視劇裡看見的真愛；甚至平時自拍裸照交流、一約見面就發生關係，與異性交往之速度，快到讓父母師長措手不及，也無法置信。

反省過去，沒有哪個世代的父母是不忙的，那為什麼父母同樣的忙碌，現代的子女卻頻繁地出現問題？

我看見的原因是，我們的生活缺乏與他人的真實情感連結與人際互動，科技即便進步神速，人心卻是越來越寂寞。

缺乏真實情感連結的寂寞世代

過去，子女在父母忙於工作時，即便在沒有玩具、沒有大人陪伴的狀況下，仍有許多兄弟姐妹，可以自行創造許多人際互動遊戲，並且小的陪伴大的、大的照顧小的；就算父母不在身旁，也常有爺爺、奶奶、伯父叔叔、姑姑等家族長輩的關心與約束；甚者，就算家中長輩沒人在家，街坊鄰居也常能扮演父母的角色，看管、教育、陪伴孩子們的成長。

這樣的成長背景，為過去世代的孩子們，訓練了相當不起眼卻能一輩子受用的能力：能清楚地感受他人的情緒，勇敢地與他人溝通交談，能夠以平常心接受團體生活的約束，甚至是從很小的年紀時，便開始學習承擔責任、學習付出與愛人。

那麼，我們身處什麼樣的世代呢？

少子化、沒什麼兄弟姐妹；小家庭、沒有和長輩同住；街坊鄰居互不認識、從不來往。當孩子回到家，可以聊天交談的對象已經少得可憐，更遺憾的是，許多孩子與父母交談的次數，隨著年紀增長至青少年階段，更是趨近於零。因為回家以後，房門關上寫功課或玩電腦，便足夠將所有時間迅速打發，就算他們擁有同儕玩伴，也常是你爭我

奪地輪流使用電腦，或是沉默安靜地坐在一起注視螢幕的「玩」。

學校裡，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孩子，電腦打開聚精會神，電腦關掉兩眼無神；讀書很厲害、手指頭很靈活（常用電腦滑鼠或常滑手機、平板），說話卻相當笨拙，社交能力令人擔憂……。我們能否意識到，我們正不斷地培育一批又一批……只能活在虛擬與網路世界裡的小孩？

越來越多的孩子，在缺乏真實人際互動的環境中成長，整天生活在電視、電腦與網路世界，我們卻又期待他們具有和上一代一樣的能力，確實太強人所難了。倘若他們重視網路點閱率、按讚數，甚過真實世界的人際關係時，我們也無須感到太訝異了。

外在缺乏情感連結的環境因素，讓孩子們自然地走入虛擬，將3C視為家人、手足與玩伴；而讓人更加憂心的，是越來越多的孩子也樂於擁抱虛擬世界，以假為真，沉浸其中，而且無法自拔。

躲進虛擬的慣性養成

「回家以後，除了讀學校的書、寫作業之外，你們都做些什麼呢？」教學現場上，最常聽到的答案是：「看電視、玩電腦（平板、手機）、睡覺。」其次則是：「看漫畫、看小說、聽音樂。」最後一名，才是具有真實人際互動的休閒活動：「和同學打球、和家人聊天出遊、旅行……。」

聽到這些答案時，我並不意外；因為，我也是這樣長大的。對於那極少數休閒與生活經驗都很豐富的孩子，我總會倍覺印象深刻，甚至必須承認，我真的好羨慕。

沒有人能夠改變自己的童年經驗，因為我們已經長大。而當我們還沒有長大的時候，則是無力改變，或者更確切地說，我們很難察覺自己的生活型態「充滿問題」，因此，更遑論去改變它了。因為我們看到的世界，實在是太小太小，小到根本無法想像——原來世界很大，生命可以很豐富、很有趣、很有價值、很有意義。

過去，我曾花了相當大量的時間在電視、電影、小說、漫畫中，或許一開始，這些只是放假無處去的休閒活動；但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，虛擬世界卻已成為自己唯一的休閒娛樂。什麼都可以少，這些東西就是不能少，甚至寧願付出各樣代價來換取虛擬世界的美好，為此與父母冷戰、爭吵，甚至是長期偷竊。

身處其中，確實可以讓人忘卻生活中的各種挫敗、愁煩，藉此逃避課業壓力、人際關係或家庭生活的不如意；因此，高中以前的我，經常埋首於虛擬世界裡，嚮往劇中人物的美好特質，關注所有劇情的發展，為故事裡的生老病死著急憂愁，為那作者安排好的悲歡離合、愛恨情仇而憤怒淚流。我的腦海裡充滿著作者鋪寫、設計的劇情，卻始終沒有察覺，自己不斷地拿年少的真實生命，

購買一場又一場的虛空。

躲進虛擬世界，對當時的自己而言，「優點」除了可以逃避現實生活的長期不如意外，更能滿足自己對愛的憧憬渴望、征服與掌握的成就感。然而殊不知，這樣的作法，正是不斷剝奪自己與他人生命真實互動的機會，也不斷延宕自己適應成長的時機，讓自己比同年齡的人，更晚面對現實，更慢調整適應，進而無法突破成長。

不斷與被動消極拉鋸的撞牆期

因為神的保守、父母的長期代禱、重新接受宗教教育等諸多因素，暴戾叛逆的個性終於出現修正與調整，決心放下虛擬世界與謊言，回到現實生活專心學習，這是我高中三年的最大進展。

然而，走出虛擬、接受真實生命的挑戰，豈是容易的呢？

大學四年，讀書讀得渾渾噩噩，畢竟過去被動接受知識訊息的習慣早已養成，缺少獨立思考分辨的能力，更缺乏主動求知的熱情與好奇心。即使大學時期的學生團契生活中，曾被賦予契長一職，依然充滿不情願與抗拒心理。也許看似順服地接受本分工作與責任，事實上，不論做什麼事，常是出於勉強與無奈。

很諷刺地，從師範體系畢業的我，即將成為老師，卻依然相當缺乏自信、不擅言詞



與社交活動，多數的時候，只和一兩個朋友在一起，畢竟主動認識新朋友對自己而言，是件不自在且充滿困難的事。

當大家為了畢業考取教職或研究所而奮鬥向上時，我卻還在與自己消極被動的行為模式拉鋸掙扎著。知道要努力，卻沒有方向；知道要學習，卻沒有熱情；知道這一切不對勁，卻不知道原因。

回到真實的挑戰與訓練

實習那一年，第一次接到「心靈的遊牧民族」節目的邀約，要錄製關於自己叛逆年少轉變的歷程，錄製的兩小時裡，幾乎從頭到尾，都在掉眼淚。拿到CD後，至今仍記憶猶新，我一次又一次地重聽自己的見證，卻也一次又一次地哽咽落淚。

這樣的經驗讓我明白，原來回到真實的第一項訓練——是接納真實且不完美的自己。

而我真正開始建立與他人的真實情感的連結，則是在接觸營隊工作之後。短短幾年，和營隊同工、學員交談聊天的質與量，

竟遠遠超過從小到大二十幾年的學校生活。

原來，與陌生人面對面、主動開啟話題的能力，就這樣在營隊工作中慢慢培養出來了。在這樣人與人的真實互動過程中，孩子的笑容，使我鼓起勇氣突破自己，化被動為主動；同工的支持代禱與團隊的歸屬感，更是驅使我拿起行李前往各地接觸不同人群的原動力。

進入職場後，因為擔任特教老師，有許多機會需要跨出舒適圈，做一般人較少碰到的工作，例如幫坐輪椅的男同學拿尿壺接尿、協助智能障礙的女同學更換充滿經血的衛生棉、面對特殊生發飆尖叫四處破壞甚至咬人時，能夠穩定情緒不驚慌等。職場工作的每一天，神都在訓練我，接受並接納生命的殘缺與病痛，善盡我們在有限中的責任。

親人過世的體會與修習生命教育期間參訪大體老師^註的經驗，使我近距離接觸死亡的真實面貌：原來人活著的時候，最重視的美醜只是一層皮膚，皮膚割開後，所有的器官包含大腦構造，每個人都毫無特殊之處，待火化後更是只剩一甕的骨灰。這幾年，神讓我深刻地看清了生命的真實價值，原來，

只在那肉體之中的靈魂。

因為這些生命的經驗，感受到自己的缺乏、看見他人的需要之後，才終於重拾學習的熱情，勇敢地在生命議題與個人信仰裡，學習思考批判與挑戰。

結語

虛擬世界裡，無須為他人付出，遑論承擔痛苦；所花的錢、所擔的心與所流的淚，盡是虛空。回到真實世界，雖然必須面對許多痛苦、責任、愁煩與壓力，卻是神的期待，唯有付出實際行動，接納自己與他人生命中的諸多限制，勇敢跨出舒適圈，學習愛人如己，才能實踐我們愛神的心。

或許在環境與時代的條件下，我們缺少與手足、長輩互動的經驗，但我們卻有許多過去所沒有的機會與優勢。資訊網路，可以是使人逃避現實的虛擬世界，卻也能作為現實生活中的助人工具；家庭成員少，人際關係薄弱，卻可以在學校社團、社區機構、教會生活、志工團體當中，建立自己與他人的真實情感關係。

對於生長在這樣世代的人而言，如果可以，要將志願服務工作常常放在心上，因為不同年齡層、不同專業背景，總有自己能為別人做的事，例如可過網路擔任遠距教學偏鄉志工，將服務對象視為自己弟妹一樣地耐心教學；也能到安養之家擔任長期志工，在有限的陪伴中，學習看見年長者的需要，以及如何照顧他們。這些志願服務的工作，都能讓自己走出有限的人際關係，突破成長，化被動為主動，在別人的需要上看見自己的責任。

網路時代，若能建立與他人的真實情感連結，愛人的心會使我們更審慎地善用科技。用它打發時間、購買虛空實在太容易；善用它，並留下真實價值，則加倍考驗我們的智慧與決心。

註：生前立下同意書，願意將遺體捐贈醫學院，供解剖及研究用途的人。醫學院師生為表示尊敬與感恩，便以大體老師稱呼。

